

何去何從的牧養？

蔡貴恒

在文化的適應上，身處北美或紐澳的教會常常要面對「一堂三語」及當中的複雜關係，而香港教會則要面對新移民和教會多元需要的局面。當第二代的同工還未能完全開展時，當新一代的領袖還未接軌，上一代的領袖抱殘守缺，我們仍要建立團隊、思考牧養的各種挑戰，真是百上加斤。

領袖們若面對牧養的多元需要和社會的急劇變遷，必須持守基本的信念，踏出屬於華人教會的獨特方向。首先，我們要持定我們的召命是在山上和山下，是道成肉身的，也是分別為聖的。換言之，健全的靈性觀以全人的關懷為目標是正確的。但以上所提到的一些牧養方向有正確的、有參考性的，也有偏激的；這就要求我們分辨。教會的需要是很獨特的，領袖們不要盲目的跟隨風氣、崇拜「名牌」、更要切忌尋求靈命成長、領袖成長和教會更新的捷徑。

返璞歸真，領袖們必須首先尋求神的面，在祂裏面安息、效法基督，追求聖潔自守、性情更新、人格成熟。在我們領導之前，讓我們謙卑的退到曠野，被神來牧養、被聖靈來提示、反省一己生命的真正需要與動機，復再思從上而來的召命。專一、立定心志的牧養不是工具，而是首先成為群羊的榜樣；身先士卒不是盲目的開拓事業，自義的作好撒瑪利亞人；而是不斷確認我們的價值和所有都已在基督裏得著了之後，就讓我們開始落實的去關懷生命……。或者，我們就不會好高騖遠、而更能踏實的展開上主為我們塑造的宏圖。

所謂牧養，其實必須多方面的去認識及關心與培育。但全人牧養必須開放而又適切地以個人為出發點，而不是以不同的配套加諸肢體身上。對華人教會而言，六十年代我們只著重康樂的靈命追求，七十年代在佈道學與復興開始發展時，已成為有了新的關注。而門訓、靈修神學與復興更新等方則在八十年代開始發生影響力。到了九十年代，教會已比較整全的關注信眾的需要，而神學教育也變得非常普及。然而，當我們踏入二十一世紀時，我們似乎仍然是在跟隨不同的模式而沒有發展出本土的整全牧養概念。

今天，不少領袖都認識馬鞍峰、G2、直奔標竿，也到過Willow Creek、韓國的禱告山、以色列聖地，而不少教會只是借用一些現成的材料來牧養及訓練；並且只是在力求以速度完成更多事工，又或是努力的要做到「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總之是對教會「有益」的訓練與材料都要的心態，其實這些動作只會令教會非常疲累。

在此情況下，我們發覺有一截然不同的方向。在屬靈操練和聖靈的工作的影響下，不少信徒著重讚美敬拜、性格類型了解、MBTI、NLP、默觀禱告、心靈醫治及各類治療和牧養的工具。閱讀和出版改教前的作品、經常的退修、參加各類特會，又好像成爲了一股潮流。

在文化的適應上，身處北美或紐澳的教會常常要面對「一堂三語」及當中的複雜關係，而香港教會則要面對新移民和教會多元需要的局面。當第二代的同工還未能完全開展時，當新一代的領袖還未接軌，上一代的領袖抱殘守缺，我們仍要建立團隊、思考牧養的各種挑戰，真是百上加斤。

領袖們若面對牧養的多元需要和社會的急劇變遷，必須持守基本的信念，踏出屬於華人教會的獨特方向。首先，我們要持定我們的召命是在山上和山下，是道成肉身的，也是分別為聖的。換言之，健全的靈性觀以全人的關懷為目標是正確的。但以上所提到的一些牧養方向有正確的、有參考性的，也有偏激的；這就要求我們分辨。教會的需要是很獨特的，領袖們不要盲目的跟隨風氣、崇拜「名牌」、更要切忌尋求靈命成長、領袖成長和教會更新的捷徑。

返璞歸真，領袖們必須首先尋求神的面，在祂裏面安息、效法基督，追求聖潔自守、性情更新、人格成熟。在我們領導之前，讓我們謙卑的退到曠野，被神來牧養、被聖靈來提示、反省一己生命的真正需要與動機，復再思從上而來的召命。專一、立定心志的牧養不是工具，而是首先成為群羊的榜樣；身先士卒不是盲目的開拓事業，自義的作好撒瑪利亞人；而是不斷確認我們的價值和所有都已在基督裏得著了之後，就讓我們開始落實的去關懷生命……。或者，我們就不會好高騖遠、而更能踏實的展開上主為我們塑造的宏圖。



二十一世紀的教牧及領袖若要做到不被世界的日程或清單牽著走，並能在眾多的挑戰中以祈禱傳道爲事，實在不容易。當牧養需要越趨多元與分齡，加上會眾背景、成長及心志的差別，牧者及領袖們在日常工作的壓力中不單失去方向方寸，更會隨波逐流。



一齊Rap

鍾義理

『打拳仔，講耶穌，耶穌降生在馬槽，在馬槽有個耶穌仔，捨棄天上榮華來降世，拯救世人免閉關。原來魔鬼亂叫喚，引誘世人犯天規，偷食禁果唔怕死，姦淫擄掠乜都做齊。佢重話，殺人放火金腰帶，修橋鋪路無儼敵，古靈精怪乜都有，爭執拗口日日齊。仲成日，等機會，將我條條命嚟吞嚙。魔鬼雖然窮凶極惡，崇拜邪魔唔正確。點算好，唔使驚，世人犯罪多難計，基督十架將罪洗，洗去罪孽除魔鬼，賜人重生既機會，重獲永生永福返際。只要你，接受耶穌爲救主，勤讀聖經有停止，祈禱認罪家常事，本來有罪都稱爲義，豐盛生命就開始。襯住佳節就快到，要信耶穌莫遲疑，快啲啦，依家信，祝你日日笑依依，笑依依！』 (作者為資深傳道人，在多倫多教會)

日前探望一位老人家，正在天南地北的閒話家常，忽然房間傳出一陣陣的音樂聲，其中夾集著類似中國式「數白癩」的人聲。這位老人家就對我說：『你喜歡這種Rap音樂嗎？』我說：『一般，因為有時都聽不懂他們所唱的內容。』他回答說：『那你就夠In了，其實這種音樂我小的時候已經聽過了……』跟著他告訴我，在50年代初初期，他們在香港傳揚福音，就是提著手風琴，帶著一腔熱忱，在街頭、站在樓上，唱詩歌讚耶穌；其中一首就是類似Rap歌的福音白癩歌。當他預備唱給我聽時卻又忘記了大部分的歌詞，所以我嘗試把片段串起來，讓我們與新一代的兒孫們知道，『日光之下無新事』，一齊Rap歌頌主恩：



改位

王乃基

華人傳統文化喜歡保守，教會就少想到改位。原因之一乃是教牧流動性高，自己也不久留，又何來爲教會設想要改位呢？若牧職與教會成長沒有定位，入位與改位，就變成不會出現的了。

無必要改位：教會的成長有三方面進階，首先是量的增長，包括出席率(Attendance)、建築物(Building)與現金(Cash)，繼而是質的增長，所指的是門徒訓練(Discipleship)、領袖培訓(Equip leaders)與國外差傳(Foreign mission)。還有結構的增長，有目標取向(Goal oriented)、高度有效(High effectiveness)與互相倚靠(Interdpendence)。教會若無質與量的增長，就無需要結構的增長。

改位不是爲改而改，必定要清楚爲何而改。若單語文化的教會，會章與管治模式可能無需大變動。但雙語文化教會就趨向改位了，因爲大部份加國華人教會創堂時的會章，都是以粵語堂爲核心，英語堂後來成義，就變成次等領導。若是兩文三語的教會，又三堂均有量數質數的增長，結構的增長必要了。

改位的需要：據香港教會更新運動2006年的教會普查結果，將近十二間香港教會作以下的堂會類型統計，小型堂會是五十人以下(佔88%)，中小型堂會是五十一至一百人(佔29%)，中型堂會是一百零一至二百人(佔20%)，大型堂會是二百零一至五百人(佔8%)，特大型堂會是五百人以上(佔6%)。若沿用以上類型分析加國華人教會，普通一間二、三百人的教會，就可能雜合了國粵英三個堂會，可能是中型、中小型及小型的堂會在同一屋簷下，是「一而多，多而一」的教會管治模式。

我的教會也沿著以上的情況進展而成，2008年起家是粵語會眾，英語會眾爲後起之秀，國語會眾在過去十年孕育成長，試問廿多年前成立教會的會章及管治模式，又怎能跟進這演繹而成的三堂會眾呢？長執會人數超過廿人就難作有效的討論，每次提名選舉長執都是其他兩個會眾無法認知的，但又要求各會眾均有直屬的信徒領袖出來承擔職事，又要普選支持，這些多堂會眾成長後的改位需要，就促成我們修改會章及管治模式了。

改位的參考：我們在2003年進行第三次擴堂的同時，就展開了研究修改已用了廿年的會章及管治模式，專責小組用了兩年時間，探討北美多間教會的修憲及新的管治模式，又與各會眾多方的交流後，終於在2005年會友年會中以超過九成贊成作管治的改位，由原來的十七位信徒領袖增至2006年的卅三位長執理事，將領袖群的瓶頸釋放，使更多熱心信徒可爲其所屬會眾作領導服侍。

讓我簡單解釋「三位、五隊」的改位模式，「三位」是指三種信徒領袖的崗位：長老、執事及理事。長、執是屬各語言會眾，各自提名及選舉出來，負責各堂的屬靈教導及事工執行的事奉；理事則是國粵英會眾普選提名，又負責全教會長遠發展計劃、聘牧、差傳、設施、財政及文書管理等等事工，務求教會實現分而合、又合而分的「多元會眾同一教會」之理念。「五隊」就是國、粵、英的執事團隊、長老團隊及理事團隊的互爲搭配，當然教牧團隊就成爲串連這五個領袖團隊中的屬靈核心，此模式是盼望能實踐信徒皆祭司，發揮教牧與信徒的雙贏領導力。



現今世代的邪惡

張靄玲

現今的孩子是在一個沒有承諾、自我中心的世代成長。在充滿罪惡引誘的社會，年輕的一代很容易誤入歧途。而電視或其他媒介，不停傳播令他們產生錯誤想法的報導：恐怖分子的破壞、天災人禍、槍擊事件、同性戀合法化等等，小朋友的理解力和生活經驗有限，不懂得表達心中的疑惑和擔心，又怎能靠自己應付這些壓力？

在這些受教時刻，我們不能延遲，讓孩童在敬虔的教會大家庭中，得到他們信任的家人及老師屬靈的輔導，隨時用神的話解答他們的疑問及適切安慰，讓他們在成長的過程漸漸學會分辨善惡真假，不跟隨世俗潮流，確實地知道在這個不停動盪改變的世界，有一位信實不變的神在他左右看顧他。

感謝主，兒童事工已不再被誤認爲托兒服務，漸漸得到更多的支持及重視，不少教會也有教牧專責於兒童事工，參與事奉的也不再只是姊妹。但因時代科技的發展、生活節奏的改變、家庭關係組合的複雜化、價值觀準則的分歧、生命的目標的變質，要教導孩子敬長耶和華，幫助他們認識獨一的真神，遠離罪惡，活出使命人生，我們實在需要主的憐憫、聖靈的幫助，才能勇敢面對新挑戰，有效地建造像主的小生命。

(作者為安省城北華人基督教會兒童青少年部牧師)

就法律上而言，如何看待教會內的私隱權問題？住在溫哥華的李時勤律師有以下的分享。

李律師認為：『耶穌基督對個人私隱是相當重視的，由祂刻意在沒有人的情況下才和撒瑪利亞婦人在井旁談她的個人問題可見。保羅也強調在處理教會內個別人士的問題時，要先由兩三個人前往談話，交到教會處理是最後手段，以尊重他人的個人私隱。』

教會可以在很多地方觸犯私隱禁區，例如本身以爲給團契信徒方便的聯絡資料(Directory)，可能會偶一不慎傳給團契以外人士；以及牧師會不小心將自己幫助弟兄姊妹進行輔導時聽回來的故事作為講道例子等。當然，一些弟兄姊妹的個人需要被當作代禱事項在教會內廣泛流傳，亦是侵犯私隱的例子之一，因為該弟兄姊妹未必想自己的私事傳得大遠。

此外，在教會行政會議內討論的部份問題亦可以導致一些具爭議性的私隱問題，例如牧師薪金的問題。基本上一個人的薪酬是他的個人私隱；但有時教會長執會議會容許會友旁聽，部份教會更由全體會友大會裁決有關決議；牧師如何保障自己的個人私隱呢？

從法例上而言，加拿大聯邦及卑詩省都有相關法例保護個人私隱權。聯邦分別有私隱條例(Privacy Act)及個人資訊保密及電子文件法(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and Electronic Documents Act)，而卑詩省亦有個人資訊保密法(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Act)。兩級政府都有辦事處處理相關查詢及投訴。

至於教會方面，對於私隱權問題可以做的不多，因為教會不可能刑罰侵犯他人私隱的人；但仍可以就教導及教會附例方面下工夫。牧者和教會領袖可以在教會講道及團契聚會上指導信徒有關注意事項，以提高信徒警覺性。教會亦可以訂立一個私隱聲明，方便信徒查閱。此外，當教會部份政策涉及私隱問題時，其實會友大會可以民主方式授權一個委員會處理，這樣可以減少得知者人數之餘，亦確保全體會友參予教會事務的權利。

至於代禱事項問題，可以嘗試以牧師爲「集散地」，由牧師將之處理過後才向教會公佈；不過這可能會令效率降低，令一些較迫切的代禱事項不能即時讓全會友知道。

總體而言，教會對一些事情的要求是應比外面世界(secular world)高。耶穌在登山寶訓當中告誡我們要爲對方「多走一哩」(walk second mile)。雖然可能在執行上會有困難，但我們爲愛的緣故，仍應該考慮實行。



採訪：趙敏能、梁超明

私隱權在教會

在教會中，私隱權有否被忽視？亞省愛城宣道會城南堂主任牧師陳明中牧師從教牧的層面探討這方面的問題。

陳牧師認為：『《聖經》中沒有直接談論私隱權，不過相關的觀念是有提及的。例如：不可論斷人，及看別人比自己強。意思是要帶出不應將別人的弱點說出來。因為講出他人的弱點時，會帶來自己比別人強的感覺，是一種屬靈的驕傲。』

初期教會沒有著重私隱，所有人都知道其他人的事，而自己的事也願意和別人分享，甚至凡物公用。信的人天天在一起，大家開放內心，互相信任，過著沒有私隱之下的團契生活。

私隱權的觀念可以分爲三方面：一、秘密——刻意將一些事不講給別人知。二、保密——不是一些秘密的資料，不過沒有必要完全公開。三、隱私——一些事，如果說了出來，就會規範了別人的個人經驗，例如有些人認爲住大屋就不是屬靈人。

有時候私隱權的觀念會不合情理地被濫用。特別是關於規範別人的宗教經驗，會引伸爲某一種屬靈方式及教會生活習慣被過份強調。信仰是一種個人與神的關係，不是強迫人過某一種生活。例如一些極端宗教組織會強調他們的信徒必須過某一種生活，教會又會否在某程度上犯了同樣的錯誤？

在信徒的教會生活中，很多時代禱事項變成了一些侵犯私隱權的事。從代禱事項中，信徒說出自己的需要時，有可能得不到明顯的幫助，相反，被人在背後宣揚流傳。其實，信徒要學習尊重及包容。同時，如《雅各書》所說，要注意自己的舌頭。

假如有信徒自覺「私隱權」被侵犯，牧者要提醒大家學習互相包容。假若別人有過失，也不是用「舌頭」來幫助，以至自己也犯罪，應爲他人祈禱。對於別人不想公開的事，可能包括一些喜事，例如有可能計劃給其他人一個驚喜，所以希望暫時保密。在這類的情況下，不應破壞別人的計劃，奪取他人的喜樂。

有些信徒不太願意彼此認罪、分享內心說話，主要是因爲有著不好的經驗，發現其他人守不到秘密。所以不能互相認罪、不能分享生活上的難處，甚至病也不會說出來。其實，這類深入的分享正是教會強調的事。

對於教會的資料，要同時兼顧保密及公開兩方面。一般開會要有透明度，例如在金錢使用的方法及途徑。而對於一些關於會友紀律的內容及人名，或者同工離職的詳情，就不會公開。

一般教會在教導信徒尊重私隱方面非常不足，甚至很少討論。主要不是教導方的問題，而是欠缺屬靈教導的質素，例如不應講大話、看別人比自己強。

順帶一提的是，有一些教會也討論應否繼續印刷會友通訊錄？因爲母親的姓氏很多時候會用作身份核實的一部份，這類資料很容易在會友通訊錄中找到，有機會被不法分子用作身份盜用。



採訪：姚增智

簡牧師在越南宣教期間，亦有孤單、無助的感覺。但他強調孤單感並不是來自個人因素，而是環境因素使然；因爲那地缺乏宣教同工，並且華僑是當地的少數族群，他們無形中有被「異民化」的感覺。雖然如此，簡牧師亦曾與當地的越南人宣道會合作，聯合舉辦佈道會等，更在不同的鄉鎮，用越南話和中國話

戰爭的洗禮使越南的物資匱乏，令簡牧師不會看重物質的要求，只常以「所需之糧，每日賜我」的精神，不斷地禱告神，求神保守是日平安。他坦言那種變幻莫測的環境，是對長期宣教的一種磨練，恰好與現今北美的安穩生活，形成鮮明的對比。他認爲現代人太著緊物質資源，總放不開它，以至一些難處浮現。他認爲教會應該善用資源，以致不須花費太多金錢，便能令教會的運作更有效率。

簡牧師回憶他到達越南之際，越戰已經爆發，局勢非常緊張。他首先在北越的海防市宣教，兩年後便轉到南越的西貢市，即今胡志明市，繼續佈道工作。

因爲當地的華人散居在西貢市南北百里的範圍內，所以簡牧師與同工們都是在漫天戰火中，前往不同的鄉鎮傳福音。簡牧師形容宣道工作是作戰的士兵，差出去以後便不知有否回家的一天。但他感謝神的保守和開恩，在越南的十八年間，身體不但絲毫無損，主還給他與妻子添了七個兒女呢！

簡牧師與同工們都在漫天戰火中，前往不同的鄉鎮傳福音。簡牧師形容宣道工作是作戰的士兵，差出去以後便不知有否回家的一天。但他感謝神的保守和開恩，在越南的十八年間，身體不但絲毫無損，主還給他與妻子添了七個兒女呢！



簡國慶牧師

在回顧從香港到越南，然後到加拿大的宣教旅程中，簡牧師發現自己的事奉態度，隨著年歲的增長，亦有調整。年輕時，他主要是從教導信徒的目標去明白《聖經》，使他們遵守神的教訓。但成年時，他卻看重於加深自己和信眾對神的信仰和信靠。他認爲教導信徒真切地經歷神，比一般的道德教導更重要。

現在的簡牧師可以說是退而不休，他除了定期到滿地可宣道會事奉外，不久前他還到菲律賓的馬尼拉短宣。可見他仍以主爲中心的宣教使命，至今仍然熱熱地燃點著。